



世界著名大学
人文建筑之旅

ARCHITECTURE & CULTUR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作序

斯坦福大学 人文建筑之旅

理查德·约卡斯

大卫·纽曼

保罗·特纳 著

侯艳 马捷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斯坦福大学人文建筑之旅



世界著名大学
人文建筑之旅

理查德·约卡斯 大卫·纽曼 保罗·特纳◎著 侯艳 马捷◎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世界著名大学人文建筑之旅丛书”之一,以历史为主线,讲述了斯坦福大学校园内著名建筑的设计、建造的故事,以及建筑所反映的美国的精神文化传统、美国大学的学术生活和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底蕴,150多幅全彩的照片尤其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坦福大学人文建筑之旅/(美)约卡斯,(美)纽曼,(美)特纳著;侯艳,马捷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世界著名大学人文建筑之旅)
ISBN 978-7-313-06065-5

I.斯… II.①约…②纽…③特…④侯…⑤马… III.斯坦福大学—教育建筑—简介 IV.TU24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707 号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09—115

斯坦福大学人文建筑之旅

理查德·约卡斯 大卫·纽曼 保罗·特纳 著
侯艳 马捷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2.25 字数:178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6065-5/TU 定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校长序

在近千年的大学历史中,校园始终作为实体空间而存在。随着20世纪的结束,一些大学已经将教学交流活动搬到了网络空间,其发展的速度令人咋舌。尽管如此,在这一阶段,大学仍然受到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大学实体化的性质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获得了有力的体现。牛津、剑桥、哈佛、威廉玛丽、耶鲁、普林斯顿、弗吉尼亚和斯坦福均为实体学校,学生在校园中度过的时光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这一经历会让他们铭记终生。

对于毕业的校友而言,他们对大学的记忆明显涵盖了组成校园的实体环境和建筑。“离校调查”中对毕业生关于教育所受“环境影响”的提问,也正是对此的隐喻。此外,在校生及校友在返回母校时经常会有一种“重归故里”的感受,就像离家的游子再次踏上了故土,校园中的特色建筑和充满温馨的街角巷隅都会触发历史、审美及个人情感的体验。

在不久前与朋友相聚时(这些朋友曾经或仍然就读于不同的高校),我曾询问他们对其校园的建筑有怎样的感受,他们的回答可以归纳为各自的学校如何体现了“精英”院校的特点:校园建筑营造出了社区感,将他们与历史和传统连接起来;园区、庭院和广场提供了公共空间;18世纪建筑带有洗炼的线条,近期增建的建筑也具有独特的现代美;有些建筑称得上“宏伟壮观”,有些建筑则显得光怪陆离;自然环境也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当时在场的有一位斯坦福校友,她生长在美国东海岸,在大约30年前毕业。这位校友描述了她首次走过棕榈大道时对斯坦福校园的印象:“我感到十分震撼。这里的西班牙式建筑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其背后的主院和山麓与我所设想的学院建筑景观相差甚远。我最初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对其抱有好感。”

这位斯坦福校友直接而生动的描述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她所提到的建

筑群由外院、纪念方庭和主院构成,采用了学院派的方法和罗马式的设计,并且带有大面积的加利福尼亚教会式庭院。这一建筑群与其拱廊和纪念教堂构成了一个整体,在美国校园建筑中具有独一无二的视觉效果。

通过阿拉伯花饰石雕以及亨利·霍布森·理查森和查尔斯·库利奇对罗马式风格的调整,建筑中的黄色砂岩拱券及走廊与18世纪加利福尼亚教会风格形成了呼应,正如利兰·斯坦福所希望的,与墨西哥及西班牙风格产生了联系,并以此进一步表现了罗马和希腊古典式建筑的特色。这种强有力的建筑语言为一个世纪之后的设计规划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人们时常会忘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视觉艺术就是建筑——纯粹的建筑及其雕塑上的潜在特性。建筑无所不在的特点既会令人欣喜,也经常会带来负担。因此,出色的建筑设计在良好的校园管理实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需要保留建筑的历史传承,同时根据教学、研究、甚至美学上变化的特点进行必要的更新与发展。有句拉丁谚语说,审美无所谓对错,这句谚语其实并不准确。美学完全能够成为讨论辩难的对象,在校园中尤为如此。如果不能在当代的环境中追求美的体验和我们先辈所希望的崇高精神,实在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斯坦福大学对美的追求虽然有时并不完善,但却从未放弃过这一理想。

在同我讨论校园环境的那些朋友中,有一位现在正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她当时说道:“能在斯坦福校园中生活是人生的一份礼物。如果不能常常体验到身处其中的喜悦,就会像拒绝了礼物一样感到不安。”我希望这本书也能为读者带来收到礼物般的喜悦。

斯坦福大学校长

杰拉德·卡斯帕尔

自序

调和过去与当前建筑、景观和规划的努力贯穿了斯坦福大学的历史。这种历史性的对话显示出学校在不同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期中的共性,正是这种共性决定了校园的规划。刘易斯·芒福德曾大力称赞校园中心(即内院与外院)的“集中、凝聚与统一”,这一中心对此后所有的校园建筑都产生了影响,既是其力量的源泉,也是其无可规避的掣肘。每一个建筑时期——无论是理查森式罗马风格、学院派、国际式、粗犷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曾努力将其独特的性质融入原有的建筑和景观之中。按照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提案,后期的方院均沿着横轴松散地分布,但这一提案未能获得彻底的执行,导致在秩序严谨的中心周围出现了随意的建筑格局。尽管如此,在每个时期中因袭方院概念完成的建筑工程都形成了鲜明的校园区划,每个区域都保留了自身独特的历史印记。近期发生的事件——包括1989年的洛马-普雷塔地震——开创了一个重建与革新的时期,促使奥姆斯特德方院设计中的规划理念获得了进一步的强化。

斯坦福城、郊双重特征的交锋及其引起的景观设计问题,与大学建筑的历史密不可分。许多杰出的景观建筑师都曾对校园土地进行过规划,而这种冲突为他们的作品带来了鲜明的特征。这些规划始于19世纪80年代奥姆斯特德的设计,此后包含了20世纪20年代加迪纳·戴利的设计,二战后托马斯·丘齐、罗伯特·罗伊斯顿和劳伦斯·哈普林的设计,以及近期乔治·哈格里夫斯、劳里·奥林及彼得·沃克等人的设计。基于最初的规划和加利福尼亚山麓、田野及气候独特的风韵,每一位景观建筑师都在此留下了自身的印记。奥姆斯特德为斯坦福大学定下了基调,综合了多种元素,包括处女地、林木繁茂的原野、跨度极大的轴线以及为完善砂岩建筑固有韵致而设计的道路和庭院,营造出了广阔而带有统一风格的校园。斯坦福大学景观的多样性突

显了地方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采用是为了满足学术、美学及社会的不同需要——促进跨学科的交流、调和建筑的视觉冲击,以及最终促使各个独立部分融合成统一的整体。

本书主要介绍了斯坦福校园建筑、景观和规划的历史。学校持续的(有时甚至是突飞猛进的)成长与发展造成了学术方向 and 需求的转变,这些都无可避免地对建筑、景观和规划造成了影响。在本书中,我们按照时间及地理上的进程来展现这段历史,每一章分别对一个时期内决定性的重大问题和事件进行纵览,并对最主要的建筑和空间进行介绍。

理查德·约卡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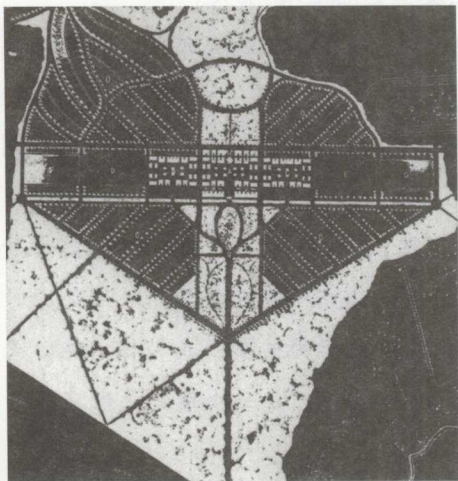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I	校长序	
III	自序	
001	跨过百年历史的斯坦福	
007	迈向第二个百年的斯坦福	
014	第一章 斯坦福农场及其他早期建筑	
022	第二章 初期校园:1886~1906年	
064	第三章 学院派时期:1906~1945年	
094	第四章 战后校园:1945~1980年	
120	第五章 现代主义的降临:1945~1980年	
148	第六章 步入百年:1980~1989年	
164	第七章 重建与更新:1989年~	
185	致谢	

跨过百年历史的斯坦福

1886年,利兰·斯坦福和简·斯坦福夫妇为纪念他们刚刚去世的独子展开了大学的规划,他们邀请了当时美国最富声誉的两位设计师,在旧金山南面广阔的斯坦福地产上进行校园建设。这两位设计师是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和亨利·霍布森·理查森(Henry Hobson Richardson)。奥姆斯特德是当时的景观设计先驱代表,理查森则是一位卓越的建筑大师,在理查森于同年去世后,他年轻的助手查尔斯·库利奇(Charles Coolidge)接替了这一任务。



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及查尔斯·库利奇设计的斯坦福大学总体规划图,1888年

斯坦福夫妇对校园的规划持有自身坚定的想法。利兰·斯坦福领导过多个重大项目,曾负责洲际铁路西部工程的规划,并且曾担任加州州长及代表加州的美国参议员。在接下来的新校园设计中,建筑师和客户间的合作令奥姆斯特德感到十分沮丧,他的许多理念经常受到“斯坦福参议员”的否决。虽然设计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困难,双方最终还是于1888年确立了创新而有力的校园总体规划。在许多方面,这一规划都是美国校园设计的重要转折点。

“校园”(campus)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概念,最初在18世纪被用来指称普林斯顿大学的学院场地,并于新英格兰及弗吉尼亚殖民地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校园”通常远离城市,带有乌托邦社区的色彩,虽然具有自给自足的

凝聚力,但并不封闭遁世,而是以十足的自信展望着外部世界。斯坦福校园的选址位于郊区(至少最初位于郊区),结合了教研设施与学生住宅,并且对开放的空间及景观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这些都是对这一传统的体现。

尽管如此,斯坦福大学1888年的总体规划鸟瞰图仍然比此前的任何校园设计都要宏大、壮观。校园中设有长约一英里的棕榈大道,大道的一端是著名的方院,方院中的建筑按照纵横两轴展开布局:南北方向的主轴穿过纪念方庭延伸至内院,以纪念教堂作为轴线上的焦点建筑;东西方向的副轴则计划随着学校的发展从内院延伸至两侧增建的方院。

这种宏伟的规模和清晰的轴线设计主要来源于斯坦福夫妇。奥姆斯特德在1886年9月访问帕洛阿尔托地区时曾绘制了第一个设计提案,提案中的建筑坐落在现在方院南侧的山区,建筑的布局也较为普通。但利兰·斯坦福坚持选择平坦的建设区域,以便形成更为庄正的布局。经过奥姆斯特德、库利奇和斯坦福夫妇间的磋商(奥姆斯特德已回到波士顿,库利奇则正沿海岸游历),校园设计于1887年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雄伟、宏大。

设计在某些方面采取了建筑师的意见——例如奥姆斯特德说服斯坦福夫妇相信,地中海式的景观比英格兰式草坪更为恰当——但规划的基本特征仍主要由斯坦福夫妇决定。库利奇在1887年5月寄给奥姆斯特德的现场调查报告就说明了这一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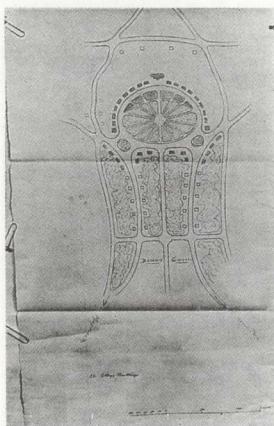
我们派调查人员标出(建筑)范围,在这一工作完成后,我们(同斯坦福夫妇)来到场地视察,他们认为建筑的朝向存在问题……他们同时还希望能够透过侧面的方院观赏到山谷起伏的远景,我们指出这会改变建筑的标高、打乱你的设计,州长的回答是,这或许会令景观建筑师



斯坦福建筑设计透视图, 1888年

及建筑师感到不满,但他仍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展开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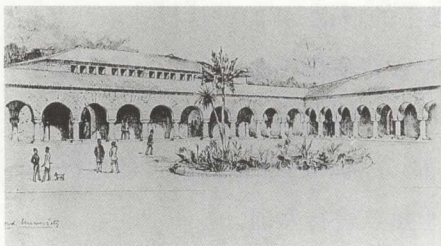
这一规模宏大的总体设计或许反映了利兰·斯坦福在铁路建设方面的经验——事实上,连续排列的方院同铁路轨道或火车鲜明的直线形态十分类似——但主要还是由大学的纪念性质决定。对于利兰·斯坦福和简·斯坦福而言,只有最辉煌的事业才足以表达他们对亡子的追念。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最初设计的斯坦福平面规划图,1886年9月

在美国建筑的大版图中,这些庄严规正的风格恰巧同19世纪末兴起的美国新式大学特点相契合——这些新式大学都是关注公共形象和未来发展的大型综合机构。此类风格特点可见于多所高校的总体平面设计,例如1894年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899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1908~1910年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的多所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总平面图同时反映了在美国新兴的城市美化运动中的学院派法则,设计中包含了宏伟的大道、广场以及引人入胜的公共建筑。因此,虽然并非出自斯坦福夫妇的计划,斯坦福大学还是成为了20世纪早期许多美国大学校园远大规划的典范。

围成方院的各个建筑通常被称为西班牙风格或教会式风格,但更加准确的说法则是理查森式罗马风格——这一风格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理查森创造,对法国及西班牙中世纪罗马教堂的形式加以阐释,朴素地应用了各类建材,营造出稳健与力量的特色,并且在简洁的表面和丰富的装饰细节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斯坦福建筑是查尔斯·库利奇在其老师去世后的首要任务,库利奇以忠实于理查森的风格完成了建筑的设计。



内院拱廊效果设计,约1888年

方院中的各个独立建筑——教堂、内院中的单层教学楼以及外院中较高的多功能建筑——通过复杂的拱廊系统相互连接,这一连接方式最为引人注目。拱廊系统具有实用的功用,能够遮风挡雨,避免阳光直射教

室的窗户,并且组成了人行的通道,此外还在视觉上统一了整体楼群,使其效果远好于各栋建筑的简单集合。以拱廊连接的方式具有更强的欧式而非美式公共空间的风格,这或许是斯坦福初期建筑最重要的一项特点。

环绕内院的拱廊也是令这一空间使人联想起旧日加利福尼亚西班牙教堂的主要因素。利兰·斯坦福明显从项目早期就设计了这种联系,当时他曾表示,希望大学能够具有典型的加利福尼亚特征。事实上,斯坦福方院是借鉴了加利福尼亚教堂的首个重要建筑设计,开创了此后数十年中美国西部广泛流行的教会复兴式风格。



小利兰·斯坦福博物馆,1891年

众所周知,时间跨度较长的校园规划大多实效性较差,通常会受制于新的建筑风潮、变更的教育需求、财务状况,或者独立捐赠者希望新建筑卓尔不群的要求。斯坦福大学的创始者则成功执行了计划的主体,使总体规划的精髓得以延续流传。但是,在利兰·斯坦福于1893年去世后,简·斯坦福开始负责学校的领导,此后很快出现了对计划的偏离。简·斯坦福虽然面临着资金匮乏、官司缠身的局面,仍然成功完成了方院建筑,维持着大学的运转,但她同时也通过沿着棕榈大道修建附加的建筑——大多数建筑都带有同方院迥异的古典式风格——彰显了自身的独立性。

棕榈大道建筑中的两座——体育馆和图书馆——在1906年的地震中被摧毁,但化学楼及斯坦福博物馆的中心部分则成功保留下来,其中斯坦福博物馆是世界上首座以强化混凝土建成的公共建筑,在建筑历史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毁于1906年地震的其他校园建筑都获得了修缮,只有厚重的纪念拱门和纪念教堂中的塔楼未能重建。

在20世纪初叶,随着学校的发展和楼宇的增建,新的设计模式取代了最初总体规划中清晰明了的轴线布局。大多数新增建筑由旧金山的贝克威尔-布朗建筑事务所设计,其中包括大学图书馆、学联、男生及女生体育馆以及多栋宿舍。这些建筑大都分布在方院南部、东部和西部距离较远的地区,标示着此后校园将会围绕多个中心而非一个焦点进行发展。

贝克威尔-布朗建筑事务所在主院东侧进行了图书馆方院的设计,但与



纪念拱门与纪念教堂塔楼,1906年前

最初规划中在东西轴线上留出空间的设想不同,新方院中的图书馆位于轴线之上,形成了建筑与路线更为复杂的模式。随着校园这一区域的开发,随着图书馆、教学楼、画廊、胡佛塔和纪念礼堂的修建,方院的概念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更为传统的各个独立建筑沿街分布的模式。

这些建筑中最突出的是高达287英尺的胡佛塔,该塔至今仍是沿水平方向展开的校园中唯一的大型垂直形态建筑。

由贝克威尔-布朗事务所设计的建筑虽然布局和形态较为新奇,但其风格在多个方面都与方院建筑构成了联系。这些建筑通常简化了方院的形式,并采用混凝土或其他建材取代了砂岩,但拱券、装饰性主题和建筑的比例则带有明显的方院色彩。

在二战后,校园建筑师埃尔德里奇·斯宾塞设计建造了多栋具有鲜明现代风格的平顶建筑,打破了以往建筑风格的连贯性,其中最著名的斯特恩宿舍群楼还曾激起校友们的争议与愤怒,致使学校颁布政策,规定新建筑必须包含红瓦屋顶及其他与方院建筑相似的表征(例如类似砂岩的色彩)。这项政策在20世纪60~80年代贯彻得相当有力,至少在校园中心区域获得了较为彻底的执行。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多建筑虽然规模、形态和建材各异,但都能够形成松散的风格统一——或许可以称其为“红瓦屋顶风格”——例如梅尔图书馆、孔敏士艺术馆、商学院和法学院。这些建筑中最突出的特例是1959年由爱德华·杜雷尔·斯通设计的医学院群楼,群楼风格的灵感来源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其职业生涯后期采用的砖雕设计。

在二战后的数十年中,斯坦福与多数大学一样,经历了汽车交通的爆炸式发展。这导致校方在1950年左右决定修建一条环路——即校园大道——并在环路以内,尤其是方院附近的中心区域,对交通进行了多重限制。但是,激增的停车场地也成为了学校土地规划中日益重要的因素,与计划新

建的楼宇争夺着校园日渐减少的空间。虽然斯坦福拥有广阔的土地——超过8 000英亩——但仅有相对较小的面积能够实际用于学校设施的建设。校园中心的开放空间作为最初总体规划的核心组成,受到校方的高度重视,因此修建新设施的持续压力与保留中心开放空间的意见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方院西侧的近西校区(Near West Campus)成为了近年学校建设的焦点,这一区域的大部分被用于修建科学及工程院系设施。这里许多已有的房屋或者为暂时性建筑,或者选址较为随意,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校方发展了这一区域的总体规划。在新建筑的设计中,此前的红瓦形式被更为自由的建筑风格所取代,许多知名建筑师也应邀对斯坦福建筑主题进行更为个人化的阐释,例如安东尼·普里达克的集成电路系统中心扩展楼、詹姆士·弗里德的科学工程方院、里卡多·李格瑞塔的施瓦伯住宅中心以及罗伯特·斯特恩的盖茨大楼。有趣的是,虽然建筑师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部分新增楼宇,尤其是盖茨大楼,却比红瓦时期的任何建筑都更为直接地采用了理查森式罗马风格方院的手法,反映出了后现代时期对历史风尚的热衷。

此外,新的科学工程方院也试图重现最初奥姆斯特德-斯坦福规划中空间结构的特点。这些建筑沿着主院所在的东西轴线分布,形成了类似方院的格局,学校还在1997年拆毁了一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物理演讲厅,以便在方院以西形成轴线上的开阔视野,进一步强调了对这一理念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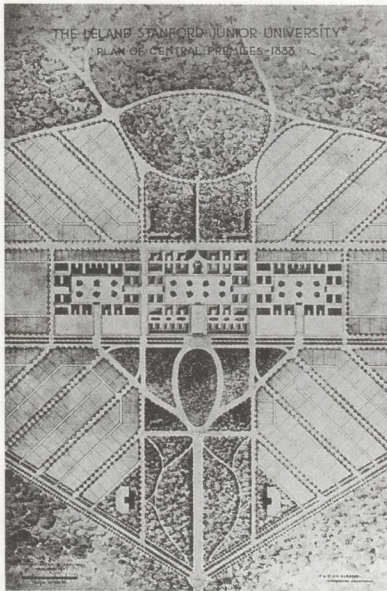
近年来,方院自身受到的关注也同样显示出人们对斯坦福初期建筑的再次青睐:内院按照奥姆斯特德的计划进行了铺设;方院建筑获得了大规模的抗震强化(始于1979年对历史角的改建);30号楼也在1997年恢复了原貌。

斯坦福师生群体对校园历史价值的意识——不仅对于方院中的建筑,也对于最初总体规划及校园开放空间的内在法则——也在近期逐渐增强。同托马斯·杰弗逊于1817年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一样,斯坦福成功执行了其大规模总体规划的绝大部分内容,不啻为美国校园建设在这一方面的典范,学校的建筑也获得了有意识的保留,成为未来校园发展永恒的灵感源泉。

保罗·特纳

迈向第二个百年的斯坦福

在1991年斯坦福大学创建近百年时，人们对学校的历史和未来进行了深入的审视。这一内在审视不仅包括对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利兰·斯坦福及简·斯坦福最初总体规划的评估，并且包括对其未来重现活力的考虑——恢复在其后几个建设发展时期所遗落的统一与和谐。这些建设发展时期都带有自身对校园规划的理念及相关目的，包括简·斯坦福规划后期的学院派折衷主义、贝克威尔-布朗建筑事务所长期统领的风格，以及此后丘齐、沃内基和斯宾塞的现代主义。每个时期都对校园最初的秩序产生了独特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彼此缺乏紧密的关联。尽管如此，最初规划中有力的轴线布局和对建筑、景观及自然环境间关系的强调彰显了强劲的力量，虽然规划的形式在百年后有所耗损，但所表达的理念给普通访客和兴趣盎然的专业人士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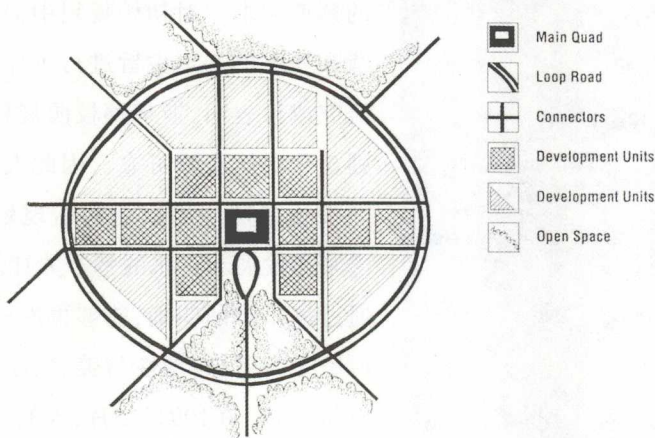
小利兰·斯坦福大学总体规划，1888年

人们结合学校第二个百年中对教研的预期需求，对初始规划中关于连贯、平衡和秩序的基本主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研究表明，斯坦福校园规划的创始原则至今仍然有效可靠，因此人们认为，清晰表达了这些原则的初始规划能够作为未来再发展和扩张的基本方针。这一规划通过进一步的明确，能够再次彰显斯坦福所坚守的理念：理性与美、秩序与复杂、历史与机会。在1991年5月，人们将这些实际的规划方针主旨集合在一份名为“第二个百年规划”的图表报告中，呈至斯坦福理

事会,报告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作为复兴计划的重要方面,布局的层次(秩序)、景观(自然环境)和建筑(设施)经过重新建设,与奥姆斯特德-斯坦福的规划达成了一致。与早期美国校园环境相反,斯坦福的校园环境依照规划秩序及景观环境设置,建筑则清晰地体现了环境的特征,这一点同耶鲁大学及弗吉尼亚大学十分类似——耶鲁大学带有村庄绿地,弗吉尼亚大学则带有中央草坪,两所大学的风格均由其建筑环境所决定。斯坦福校园建筑的“基本元素”和主院及其侧面沿直线分布的方院格局鲜明地体现了轴线、环路和地中海式景观的重要性。此外,学校对从大面积土地使用到个别场地规划的设计层次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明确认识到核心校园、医疗中心、住宅区域等各主要区域设计方针的必要性。这些理念以及学校所宣扬的目标——“保留并重建历史及环境的风貌”、“加强校园的视觉特色”——共同为接下来的校园设计活动和规划特征奠定了基石。“主院设计方针”(1991年由校园建筑师办事处及HHP建筑事务所制定,1995年修改)是最早确立的建筑方针之一,这一方针指导了构成斯坦福主院的26栋建筑的抗震强化、重建以及基础设施翻新(1990~1999年)。另一个早期确立的方针是“棕榈大道翻新计划”(1992年),这一计划不

SECOND CENTURY PLANNING PRINCIP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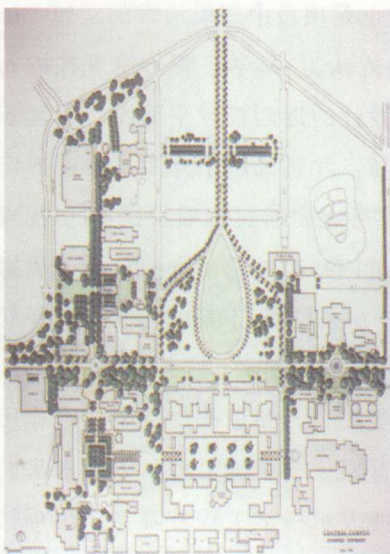




棕榈大道, 1992年

仅包括对街道、人行道及景观的改良, 还包括根据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未竟设计中的设想对花岗石路沿及入口通道进行的最终完善。这两项计划都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并多次赢得设计大奖, 其中包括美国景观建筑师学会于1994年颁发的奖项和美国建筑师协会于1998年颁发的奖项。

学校还为中心校园和医疗中心分别确立了另外的设计方针, 使其不仅能表达各自区域在主题和建筑上的多样性, 并且能体现场地规划和景观的相似之处。这些方针重新设立了包括远景、路线和连贯性的场地规划原则, 在重现最初设计壮丽风格的同时, 避免了对选址欠佳建筑的批量拆除。这些方针要求在对景观模式和建材的调节中保持谨慎的原则, 并且采取了各类建筑设计管理手段, 尤其强调了对布局 and 建材的选择。简而言之, 这些方针要求建筑和景观的新设施不能仅仅“位于斯坦福”——这种情况在过去时常出现——而是应该真正地“属于斯坦福”。根据这一理念, 学校在具体项目的基础上加强了布局、景观和建筑的层次感。为了填补各个项目区域间的空白, 学校推出了“斯坦福基础设施计划”,



第二个百年中心校园规划, 1997年

下大力在人行道、自行车道、场地装饰、照明及标识各方面强化景观的连贯性。这一项目的资金来源于投资计划的附加收费, 通过这一项目, 校园及医疗中心的功能性及风格的和谐在过去的10年中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塞拉大道作为横跨校园的东西方向干道, 就是项目中的一个突出范例。塞拉大道原先由多段街道和停车场构成, 主要为车行区域, 管理极为松散, 此后学校缩减了街道的宽度, 使其成为自行车及往返班车通行的路线, 并且在两边分别设